

灯下漫笔

防疫笔记

许锋

阳台离地三尺，我自然是跳不上来的，但我们的那只猫能。我们给那只猫起了个名字“矫情”，是一只公猫，但特别黏人，特别会做作。它有时会上来一只老鼠，咬得血丝呼啦的，有时又逮着一只麻雀，麻雀肉香，被它吃得只剩下一对翅膀。我就担心，“矫情”会不会把新冠肺炎病毒带到家里来。为了防患于未然，女儿想住“矫情”，给它的嘴上喷了点酒精，酒精呈雾状，估计是喷到了它的眼睛里，它一声惨叫挣脱跑了，从阳台一跃而下，钻入草木丛林。

“矫情”是一只土猫，几个月大时，天天站在窗外冲着我叫，我心里不忍，出门把它抱了进来。一晃一年多过去了，如今长得膘肥体壮，我相信它刚才虽然受了点委屈，但不会一去不复返。

校园依然那么宁静。虽是初春，早已是树木葱茏，毕竟是南方。一株米兰，已经长过窗，粉黄的花蕊挂满枝头；木棉花朵正艳，一朵火红。溪流河流经校园，但连日无雨，河床裸露，清澈见底。

庆幸的是，我们每日的生活，不局限于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午后，我们拿着手机在校园里溜达。我们都戴着口罩，留校的人很少。我们一圈一圈地溜达，绕着学校的荔荔湖转了好几圈，也见不到一个人。我想，戴口罩是不是有点浪费。外面的人，应该比我们更需要口罩。所以，我们的口罩没有一次性使用，小心保管，多用几次。

我们三个人的手机里，疫情时时在更新。各自的微信朋友圈里，关于疫情的一切信息都被转来转去。我暗暗愤懑，庚子鼠年的喜悦，被新冠肺炎病毒搅和成一团稀泥。

徜徉于草地、湖畔，我对未经世事的90后女儿说，孩子，珍惜，要珍惜，你也看到了，现在有多少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多少人正在和病毒做斗争，而我们在散步，在享受阳光，很奢侈。

今年春节我们没有回兰州老家。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来了广州，又被我送去了佛山的弟弟家，原本约好大年三十一家人在佛山过，但疫情形势严峻，再加上春节期间我值班，索性各过各的。母亲通情达理，说不给政府添乱，你们就在学校里好好待着。

但学校里没有蔬菜副食，熬上几日，还得出去一趟。在这样的关头，生活超市仍然开着，人们都戴着口罩。货架上，鸡蛋、蔬菜、瓜果，应有尽有，价格如常。喧哗与嘈杂少了许多，人们都默默地选，默默地推着车子走，默默地付款，然后，默默地回家。

返校是经过校门时，门卫要测我们的体温，要登记入校时间。校园的防控战役早已打响，未经允许，任何人不能私自返校。成千上万名师生，每天都在上报身体健康状况。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很紧。

回到宿舍，先是消毒，再是洗手，接着看手机。我看到学校的一位教授画了一幅画“有一座山叫钟南山”，很感动。我打开电脑，写到：“这幅肖像画以素描笔法，勾勒出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忧心忡忡但又对肆虐的病毒‘冷眼观潮’和必将战胜的精神面貌，让人们对钟南山院士老骥伏枥、再战防疫前线的英雄壮举和救死扶伤的天职多了一份崇敬之情。”

我让女儿朗读。女儿朗读的时候，“矫情”从阳台下面窜了上来。它途经客厅，绕了一圈，在客厅中间打了一个滚——尽释前嫌。

百姓记事

记忆深处的烈士陵园

荆建利

飞的年代。最让我惊叹的是，烈士陵园里还有苏联专家和日本籍井烈士的墓地。他们就像白求恩那样，永远受到中国人民敬仰。

我们的村办学校就在郑州烈士陵园隔壁。每天天不亮，烈士陵园里就传来了解放军晨练的口号声和步伐声，甚至嘹亮的军歌。我每天上学，都要沿着烈士陵园的东围墙才能到达学校。东围墙外是小树林，除了松柏就是高大的杨树。走在小树林里，有时能看到蹦跳的小松鼠，还能听到悦耳的鸟鸣，让人十分惬意。音乐老师时常坐在风琴前，踩着脚踏，弹着琴键，亮着歌喉，教我们悦耳的歌曲。歌词里有阳光有春雨，还有烈士陵园这个邻居；有春风有大地，还有英烈光辉事迹，鼓励大家每天努力学习。

那时候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总是请烈士陵园的解放军前来观看。当然解放军也有表演活动，唱歌，吹口琴，实操演练，很多都成了大家的校外辅导员老师。学校也经常利用假期，组

织学生到烈士陵园里种植树苗，培育花卉，拔除杂草。在烈士陵园里，看到不少英雄烈士的照片，比如吉鸿昌、彭雪枫、杨靖宇，还有吴焕先。其革命事迹记录在四位将军的纪念亭上，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珍惜美好生活。

一到清明节，前来烈士陵园扫墓的各界人士很多。学生、职工，当然还有解放军和公安民警。烈士陵园门口的马路上，甚至郑密路上，到处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队伍。大家举着旗帜，带着花圈，胸前别着白色的花朵，来到英雄纪念碑下，听胸前别满军功章的老红军讲述革命事迹。

记得有一年清明节，学校里的一位女同学，在英雄纪念碑下被评为“二七区十佳少先队员”。女同学是附近劳教所的家属子女，在一天深夜发现了有人越狱逃跑，不怕威逼胁迫毫不犹豫报告给了劳教所，受到了学校、市教委的表彰。许多年后，这个女孩嫁给了村子里一个同班同学，时至今日，我的脑子里还经常闪现出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清明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郑州烈士陵园经常组织“忆先烈”征文活动。有一年清明节，我哥从学校回家，手里还拿着一份报纸，上面有郑州烈士陵园发的清明节专刊。打开一看，上面还有中小学生的作文刊登，我羡慕极了，心想要是有一天自己的作文能够刊登到报纸上，那该是多么幸福和骄傲的事。有了这样的想法，只要学校组织参加烈士陵园“忆先烈”征文，我就积极参加。烈士陵园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只要参加均可获得一个精美的笔记本，我就是那一个只获得精美笔记本的参赛者。

如今，郑州烈士陵园又多了中州英烈馆。近年来，还修建了一道花岗岩公安英烈墙。墙上有任长霞、竹卫东等人的名字和照片。为了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安定，他们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得到人民的尊重，感人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国。如今，每当我走到烈士公安墙外面的街道上，心里都会产生对英烈深切的缅怀之情和崇高的革命敬意。



横平坚直皆风骨 撇捺飞扬即承传(书法) 冯世洋

诗路歌歌

清明的雨(外二首)

尚庆海

从一个遥远到另一个遥远 途经人间 淋湿怀念

清明的雨 借着泪水的温度 落入泥土 传递着一种 无以名状的力量 和温暖

眼眶里盈满怀念

我的眼眶里 盈满怀念 无数次轻轻地漫过脸颊 漫过岁月的长河

仰望满月 而含微笑 而心底的堤坝 被潮湿的眼 轻易摧毁

我用沉默与您对话

有许多的话 想对您说 而我却缄默无语 一言不发

就这样静静地陪着您 细密的雨 从我的发梢滑到脸颊 再滴落在您的脚下 一条湿湿的路线 犹如一个美好的童话

英雄凯旋

朱登月

岁末年年初病魔虐，荆楚大地降灾难。党员干部冲锋前，恰似春雷响天外。白衣大军汇洪流，病房鏖战降病魔。白衣战士面庞严，四十昼夜志不衰。新冠肺炎已却步，英雄凯旋放光彩。

新书架

《周作人集外文》:展现更为丰富立体的周作人形象

孙倩

历经六年搜集、整理与考订，由世纪文景出版的新版《周作人集外文》上卷终于与读者见面。新版《周作人集外文》共三册，分别为夏夜梦(1904—1922)、什锦独白(1923—1926)、青灯小抄(1927—1945)，收入1904年至1945年的集外文，包括散文、旧诗、新诗，以及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译文所写的题记、附记、按语等未曾收入自编文集的作品。诚如本书编者陈子善所言，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对周作人研究，乃至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新版《周作人集外文》是对多

年搜集、整理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完整、详尽的版本。搜集更完备、考订更准确是新版《周作人集外文》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书中收入近年来全新发现的周作人佚文，增补文章多达170余篇，10万余字。仅就数量而言，此次增补的幅度是相当可观的。就内容而言，新收入的佚文填补了迄今各种周作人研究资料的缺漏。就风格而言，与周作人散文、译文淡雅平和的风格不同，集外文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等内容，展现了周作人犀利的观察与凌厉的文风。

重地说：“恐怕你还不知道，原来这个学校有两个教师，一个是老秦，一个是他的妻子月儿，他们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来这里的。可是就在他们结婚不到一星期的一个雨天，月儿到山下给孩子们挑水，不幸滑进了二十来来的山谷……”

村民开始哽咽了。韩辉呆住了，自己来了几年，竟然不知道秦校长还有这样悲惨的遭遇。“从那以后，老秦也没有再寻个人过日子，于是就把全部的心思扑到孩子身上，只是每当想起妻子的时候，就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天上的月亮，他说，天堂里有妻子的目光……现在老秦明显老了，他才四十多岁啊，看上去和五十多没有什么区别！”村民接着说。

这个时候，韩辉终于明白秦校长为什么老是在学校的空地上凝重地望着天空洒下来的月光。因为，那月光就来自天堂。

到了县城，韩辉把这个故事讲给女朋友，女朋友听后泪如泉涌。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韩辉和女朋友出现在秦校长面前。

秦校长还是在望着天空洒下的月光。只是，月光下，秦校长布满沧桑的脸上绽出了欣慰的笑容。

能不能回来了。

“孩子们有出息还指望老秦和你啊！”村民的话很朴实，“你一走，老秦还是一个人，你看，他也上了年纪了！”可人，自己来之前就老秦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同时教五个年级的课。自己来了，分了三个高年级，为老秦减轻了不少压力。

“秦校长为什么不要求调离这里，让乡教办派年轻人来呢？”韩辉说完就后悔了，这不等于一句废话吗，自己也是个年轻人，意志已经坚定了，怎么指望别的年轻人。

“老秦一辈子是不会离开这里了！”村民说。

“那他家人呢？”韩辉问。

“家人？”村民的表情骤然严肃了起来，“这座大山的人都是他的家人！”

韩辉糊涂了，怎么一向朴实的村民说起话来竟让人难以捉摸起来。

见韩辉迷惑的样子，村民不无沉

小小说

天堂的月光

李汤波

韩辉回望一下自己的学校，它静静地陈列在天地下，小得是那样的不起眼。当初韩辉在大学就读的时候，曾经到大山里的学校搞过实践调研，这里给他的印象除了震撼还是震撼，于是萌生了支援山区的念头。

毕业之后，韩辉拒绝了大城市优厚的待遇，来到了离家二百里左右的一座山里小学。学校不大，可以用袖珍来定义，教师只有老秦和他，学生二十来个。

韩辉的女朋友在县城工作，当初如果不是父母反对强烈，也许她也追随韩辉来到了这个山里学校。

时间一晃四年，韩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女朋友因为父母的反对，再加上自己来山里的亲身体验，铁定了心让韩辉回去，不然，他们的明天只有分手这一条路。

“韩老师”，村民打断了他的思绪，“你这一走还回来不？”

“这……”韩辉犹豫了。是啊，还

就那么看她一眼，然后低下头不再言语。冯氏倒是一怔，平添了一丝局促，不得不干巴巴笑道：“她总归还小，赵长官若是跟她一样，不成笑话了？”

赵长官仍是不吭声，默默地拿起饼子，撕了一块，放进嘴里嚼着。饼子很硬，嚼过之后疲软难嚼，很费牙口。冯氏顿了顿，试探道：“长官出门一趟，可探听到什么消息？国军还会不会打回来？”

这才是她真正想问的。赵长官心里暗笑，终究还是女人，到底沉不住气。他叹了一口气，继续沉默，只是轻轻摇摇头。冯氏明显地不安起来，追问道：“长官这是有什么难处吗？既然大家都在一处，不妨说来一道商量。”

赵长官慢吞吞道：“说来惭愧得很。赵某身为军人，有心杀贼却被困于此，今天见了一位袍泽，苦劝他随他一起潜逃出去，跟城外主力会合。夫人，您是知道的，赵某要想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难事，只是若赵某一走了之，夫人和小小姐怎么办？”

冯氏愈发局促，如坐针毡地欠了欠身子，却说不出话来。冯氏最担心的正是这个。传说鬼子们每

冯氏道：“想了又想——我虽不是奕雯亲母，但她毕竟叫我声姨娘，她父亲又不在了身边，今天言语冲撞了长官，长官自然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不过还是当面道个歉才好。”

赵长官微微一笑，短促地看了眼冯氏，便低下头去。他本来还想说句“夫人言重了”，话到嘴角又生生咽了下去。从冯氏坐下开始，赵长官就看出她有话要说，所谓替奕雯道歉，无非是个幌子，算个由头，关键之处还在后头。既然看出来了，就不能让她继续下去。跟隔壁这两个女人相处几天下来，赵长官可称度日如年，一件顺心事都没有。奕雯唇舌如枪，自不必多说了，这位冯氏也是精于世故，一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正着讲是她的道理，反过去讲竟还是她的道理，就像她刚才说奕雯“今天言语冲撞了长官”，这简直便是胡扯。赵长官食不甘味，只喝了那碗粥，饼子却是一点也没动。冯氏见了便劝道：“赵长官，这么个日子，不吃点硬食怎么行？我和小姐都是女眷，说来还靠赵长官照顾呢！”

赵长官一笑，也不离去，寻了个箱子，拂去浮尘，款款坐下。赵长官把饼子搁在碗上，有些诧异道：“夫人这是有什么吩咐吗？”

连载



到一地，头一件事便是四处找花姑娘，奕雯是断然不能上街去的。她自己三十来岁，正是女人熟透妖娆无边的时候，抛头露面也危险。如果国军迟迟不反攻回来，赵长官又不辞而别，她和奕雯两个女眷，一个妙龄一个风情，如何在郑县生活？食物早晚吃尽，连个出门买粮的人都没有，岂不是要活活饿死？何况院子里埋着贾氏夫妇，虽说死人是可

晚饭是冯氏做的，给赵长官端了过来。说是晚饭，不过是一粥一饼，菜蔬皆无。郑县失守之后，粮店米铺都是闭门谢客，即便开张的也都铺展一枪，拿着陈粮烂谷充数，而且营业半个钟头就关门，而囤积下来的粮米物资，全都流入黑市高价售卖。抗战已有数年，鬼子占了不止城市，对这些自然是如指掌，竟派了士兵给奸商黑市维持秩序，从中抽水，获利甚多。冯氏和奕雯这次来郑县时，根本没想过久待，那小周更是不食烟火，冯氏家里连做饭之物都不全，更别提存粮了。冯氏不甘心，鬼着小姐，把沈家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总算找到些残粮剩米、饼干罐头之类，这些天全靠它们维持。赵长官食不甘味，只喝了那碗粥，饼子却是一点也没动。冯氏见了便劝道：“赵长官，这么个日子，不吃点硬食怎么行？我和小姐都是女眷，说来还靠赵长官照顾呢！”

赵长官一笑，也不离去，寻了个箱子，拂去浮尘，款款坐下。赵长官把饼子搁在碗上，有些诧异道：“夫人这是有什么吩咐吗？”